

歷代刑法考

明律目筭二

刑法考

職制 唐目第三明分六曹之後以吏律居首故職制亦遂列各律之首

選用軍職 大臣專擅選官 文官不許封公侯此三條唐律無文第一條乃明代優待軍人與民官不同故特立此法第二條似係中書省未罷以前之律事歸六部後選官由吏兵二部大臣無從專擅也第三條亦明代專條薛氏云總係猜忌大臣之意王夫之有論甚詳見本集中按在洪武時大約有此等事故特設此律以禁之必非無故者

官員襲廕

唐律在詐僞律中目曰非正嫡詐承襲其參差不合之處薛氏言之詳矣明自律分六曹之後刑律最多戶兵次之

餘三律皆少故凡與此三律相牽及者悉改入三律以充數此亦無可奈何之事可以見古法之不可輕改也

濫設官吏 貢舉非其人

唐目第一條曰官有員數明改第二條同第一條律文不盡相同其罷閒官吏一層則唐所無洪武時於罷閒官吏約束極嚴疑是元代風氣此等人在里多生事擾民大誥中申戒甚詳未可議其苛也惟後來此等風氣已漸化除而律中尙有此文實爲贅設耳第二條唐有選官乖於舉狀一層明刪之似此條專爲考試設者殊失律之本旨

舉用有過官吏 擅離職役 官吏赴任過限 無

故不朝參公座

第一條唐無此目惟詐僞門詐假官條內其於法不應爲官而詐求得官注云其有罪譴未合仕之類卽是有過官

吏惟唐言詐求明言舉用爲不同耳第二條唐分刺史縣令私出界及在官應直不直二目明改併第三條唐目曰之官限滿第四條唐曰官人無故不上並明改至各律之輕重煩簡明多與唐不同薛氏論之詳矣洪武時有過官吏與罷閒官吏治之極嚴蓋吏權之重至元而極由于以蒙古人治漢人悉聽吏之所爲此弊之所以日重明祖嚴懲之亦因時制宜之道也漢書王尊傳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王子侯表嗣楊上侯偃孝景四年坐出國界耐爲司寇功臣表邗侯李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嗣終陵侯華祿坐出界耐爲司寇是擅離部署私出界並漢法也是二事唐但有私出界而無擅離明改出界爲擅離是併二事爲一與漢法不合

擅勾屬官 官吏給由 姦黨 交結近侍官員
上言大臣德政

此五條唐律並無文前二條乃明制與唐不同之處後三條乃所以防閑大臣前人議其苛刻者非一人矣此等律文當定于胡惟庸亂政之後所謂亡羊補牢也

公式 按此目列代所無明從唐律職制中分出特立此目

講讀律令

此條唐律無文蓋自元廢律博士之官而講讀律令者世遂無其人明雖設有此律亦具文耳

制書有違

唐目曰被制書施行違者明改唐尙有稽緩制書一條明併入此史記平準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

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集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索隱格音閣亦如字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淮南王安傳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晉書刑法志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亦漢法也然則此律創自張湯初非先王忠厚之遺第漢法重至于死而唐律罪止徒杖笞此唐律之所以得中也明律較唐爲更輕則矯枉過正矣唐又有受制忘誤制書誤輒改定二條明律無

棄毀制書印信

唐曰棄毀符節印棄毀制書官文書官物亡失簿書亡失符印求訪四條並在雜律中明併爲一條改入此律棄毀卽斬明法過重其餘參差之處薛氏詳言之矣漢賊律有

諸亡印見晉志

上書奏事犯諱 事應奏不奏

唐目上條同又有上書奏事誤一條明併入下條不上有而字明刪此二律與唐律大略相同唯輕重有不同耳說詳薛氏唐有不應奏而奏一層卽漢法之非所宜言也明刪之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齊書王慈傳班諱之典爰自漢世是觸諱乃漢法也

出使不復命 漏洩軍情大事 官文書稽程

唐目第一條出使受制不返第二條無軍情二字並明增改第三條在稽緩制書條內不另列目明增唐目有私發官文書印封一條在雜律中明併入第二條其輕重多與

唐律不同薛氏已詳之漢有漏洩法如張博京房以邪意漏洩省中語博要斬房棄市見元帝紀此治罪最重殆以邪意歟又如百官公卿表楚相宋登坐漏洩省中語下獄自殺陳萬年傳陳咸以漏洩省中語下獄減死髡爲城旦此二事罪亦不輕至若駙馬都尉遷漏洩不忠免歸故郡見孔光傳蘇昌以籍霍山書洩祕書免此則最輕者矣

照刷文卷 磨勘卷宗

此二條唐律無文乃有明之制防弊之法可謂至矣而悉成具文亦徒法耳

同僚代判署文案 增減官文書

唐目第一條曰事直代判署明改第二條在詐僞門曰詐爲官私文書增減明改移唐律判署爲二事代判重于代署明不分蓋併爲一事矣代判署之人亦不指同僚此與

唐顯異者增減罪名輕于唐薛氏已詳之

封掌印信 漏使印信 漏用鈔印 擅用調兵印

信 信牌

此五條唐律無文皆明制也大端亦本于元蓋尋常習慣之事苟便于用亦相沿不改明律中承用元法處甚多以元法校之可得其大凡矣唐律擅興門之兵符違式仍以軍事言此律以假公營私言其事不同也

戶律 此唐律之戶婚也原列第四在職制之後

戶役 唐無子目明增此卷卽唐律之第十二卷惟各

目不盡同耳

脫漏戶口 人戶以籍爲定 私剽庵院及私度僧

道

唐目第一條曰脫戶又有里正不覺脫漏州縣不覺脫漏

一目明併入改定如此第二條唐無專條惟詐僞門詐除去官戶奴婢詐自復除等條與此律之意相近第三條唐曰私入道而無私叡庵院一層明增改戶籍之法古人所重脫漏之罪唐重而明輕已漸變古法今則此法廢矣既廢而欲舉之豈不難哉

立嫡子違法 收留迷失子女

唐目第一條無子字而別有養雜戶爲子孫及養子捨去二條明併改第二條唐律無文惟賊盜門略和誘奴婢條有若得逃亡奴婢不送官而賣者以和誘論與此文相同此文亦有在逃子女一層則迷失一層明所增也首條與唐律大略相同次條迷失一層亦常有之事其情與逃亡不同唐律但指奴婢言而明則兼指尋常子女言奴婢亦包在內按之事實亦較完備未可議也

賦役不均 丁夫差遣不平 隱蔽差役 禁革主

保里長 逃避差役

唐目第一條曰差科賦役違法第二條在擅興門又有丁夫雜匠稽留一條明併入移改第三條第四條唐律無文第五條唐律在捕亡門曰丁夫雜匠亡首條唐有非法賦歛及擅加益二層明刪之而別立多收稅糧斛面入於倉庫門第四條主保里長乃元代積弊明初嚴禁之見于大誥者不止一端故設此專條也第五條之豪民當卽大誥之士豪乃元代風氣故明初嚴懲之律中時有豪民之文亦唐所無也

點差獄卒 私役部民夫匠

首條唐律無文律著代替應役之罪故入于此門明律分隸六部時凡律之略相類者卽歸于一門此其比也次條

唐曰凡二一日役使所監臨在職制門卽部民也一日私使丁夫雜匠在擅興門卽夫匠也明併爲一而移入此門部民夫匠二項究有不同唐律分輕重明併爲一而罪名亦從同矣漢有過律法功臣表嗣東茅侯劉告孝文十六年坐事國人過員免師古曰事役使之員數也在漢時有役使國人之法而皆有定數過其數謂之過律又過律亦不專指役使國人言嗣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免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是凡事之過乎律者皆得謂之過律也或以此爲私役之所仿未的

別籍異財 卑幼私擅用財 收養孤老

唐曰首條曰子孫不得別籍次條擅作輒並明改第三條唐律無文明增古人最重戶籍故別籍者有禁今無籍矣

何別籍之有唐罪滿徒入于十惡明改滿杖而仍列十惡之中此輕重失倫也次條大略相同元律諸鰥寡孤獨老弱殘疾窮而無告者於養濟院收養應收養而不收養不應收養而收養者其守宰按治官常糾察之第三條之所仿也薛氏于明律多微詞而此條獨極稱之

田宅 此唐律之第十三卷之前十一目也

欺隱田糧 檢踏災傷田糧

唐曰首條曰占田過限明改唐時尙有限田之制故過限者有罪至明已無復有限田之事故改定如此唐重在田明重在糧其事實大不同矣次條唐曰部內旱澇霜雹律文大略相同

功臣田土 盜賣田宅 任所置買田宅 典買田

宅 盜耕種官民田 荒蕪田地

第一條唐律無文明特設者所以防閑功臣也立法可謂嚴矣第二條唐目二一日妄認盜賣公私田一日在官侵奪私田明改併此洪武五年鐵榜九條之二第三條不得泊園治第九條不得受諸人投獻物業律之前半與唐同投獻一層爲唐所無此明初風氣故律例屢及之侵占他人田宅明兼官私言唐之侵奪專指官占私田其事不同矣第三條唐律無文蓋唐時官有職田故不以任所爲嫌明則恐倚勢侵奪故設此防閑也第四條唐律無文第五條唐曰盜耕種公私田明改唐不分公私最爲得體明於在官者加二等歧官民爲二此不合公理者也第六條唐曰部內田疇荒蕪明改與唐律略同薛云此卽周禮宅不毛田不耕者有罰之意而亦司寇所謂糾力者也

棄毀器物稼穡等 擅食田園瓜果 私借官車船

唐律首條在雜律目有三一曰棄毀器物稼穡一曰毀人碑碣石獸一曰棄毀官私器物明移併次條亦在雜律明移入第三條唐律無文私借官物在倉庫門車船亦官物分出而入于此門不知何故至器物瓜果亦以官私分罪名之輕重爲明律之通例多見其不宏也

婚姻 卽唐律卷十三之後七條及卷十四之十四條也

男女婚姻

唐目三一曰許嫁女報婚書一曰爲婚女家妄冒一曰尊長與卑幼定婚明併爲一律文與唐律大略相同而亦多參差之處追歸前夫是否已成婚者亦令離異此情理之最難允協者薛氏此條論之最爲詳盡見唐明律合刻

典雇妻女 妻妾失序 逐壻嫁女

首條及第三條唐律並無文次條唐目二一日有妻更娶
一日以妻爲妾明併爲一妻女可以典雇實有害于風化
唐時尙無此事故律中不及元律有典雇之條必其時此
風已盛故特立專條以懲之明律本于元也次條與唐律
略同三條亦本于元專爲贅壻而設唐律無贅壻之文錢
竹汀以秦之贅壻當之考漢書最錯傳秦之戍卒先發吏
有譴及贅壻賈人至若何而爲贅壻注家未詳洎于髡乃
齊之贅壻爲稷下上客似亦未可遽斥之爲賤然則秦之
贅壻與元明之贅壻似否相同無事可證之也若今俗男
入贅于女家亦謂之贅壻然此或男家無人在側希圖省
費或女家母女不忍遽爾分離昏後仍可隨便移居南史
王敬弘傳弘性樂山水求爲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
刺史桓靈寶遺信要令過已弘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吾

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是六代與妻同居于妻家者稱爲贅壻與今之贅壻正相近也

居喪嫁娶 父母囚禁嫁娶

唐曰首條凡二一曰居父母夫喪嫁娶一曰夫喪守志明併爲一改定如此次條同御覽六百董仲舒決獄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卽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按夫死未葬而嫁爲私爲人妻此漢法也左傳成二年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沈欽韓補注漢律夫喪既葬而嫁未葬而嫁爲

不道夏姬將適巫臣故託求襄老之尸然則夫死葬而嫁乃古法漢律亦原于古也惟漢法罪至棄市似覺太重唐改爲徒斯爲得中明改爲杖則太輕此項在十惡之中以杖罪而歸之十惡究非法也次條唐律有流徒罪而明刪之似未妥流徒罪亦有囚禁之時與死罪何異哉

同姓爲婚 尊卑爲婚 娶親屬妻妾 娶部民婦女爲妻妾 娶逃走婦女

唐曰首條同次條唐在首條明分出第三條唐曰爲袒免妻嫁娶第四條唐曰監臨娶所監臨女第五條逃走作逃亡竝明改首條明分同姓同宗爲二實未允當古人重姓氏而姓之源流各別有同一姓而宗派不同者其初旣非一本又何嫌疑之有故疏議以同宗共姓釋之必同宗者方不得爲婚也次條與唐略同三條唐但云袒免明改爲

同宗無服之親亦微有不同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之文皆唐所無也

強占良家妻妾 娶樂人爲妻妾 僧道娶妻 良

賤爲婚姻 蒙古色目人婚姻

此前三條及後一條唐律均無文第四條唐目凡二一日奴娶良人爲妻一日雜戶不得娶良人明併爲一改定此文強占首言豪勢之人是明初豪民之在鄉者頗武斷滋事故立此等條文以懲之明律非止一條也唐有官妓爲妾非所禁爲妻則必無之事明此律與下條皆本于元元最崇僧道而設此等律亦可怪也明承元後蒙古色目人之雜居中土者尙多不許本類自相嫁娶意在變其風俗亦明代特設之律也

出妻 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

唐曰首條凡二一日妻無七出一日義絕離之次條凡三
一日違律爲婚一日違律爲婚離正一日嫁娶違律明改
併爲二條七出之文見于儀禮喪服出妻疏此必古法但
未詳始出于何書唐載在令中故律文不具明令今不盡
傳而律文又不具則所謂七出者是何名目耶出妻之事
與從一而終之義頗難融合淫泆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妬
忌此五者當出者也若無子惡疾乃婦人之不幸也方矜
之不暇而遽出之不太甚乎宋人程子以此爲修身刑家
之道近日錢竹汀亦有說以闡發之其言極合乎事理惟
劉文成非之郁離子義藎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
出聖人之言也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
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
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

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此其言正自近情近情之言而必以理繩之似非中庸之道宋書禮志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絕故也此事頗與今日歐人之習相近一有惡疾卽不復以人道待之矣次條爲婚姻全律之綱領併三爲一未嘗不可第與唐律參差有未盡妥善者

倉庫 唐目廩庫合一明分爲二此卽唐第十五卷

之後十四條

鈔法 錢法

此二條唐律所無明承元後鈔法最重此律亦本于元迨中葉以後鈔法大壞而此律亦具文矣鈔敝而錢重故又

定有錢法

收糧違限 多收稅糧斛面 隱匿費用稅糧課物
攬納稅糧 虛出通關硃鈔 附餘錢糧私下補
數

唐目首條曰輸課稅物違期在戶婚門次條唐無專條惟
差科賦役違法條內有若非法而擅賦歛及以法賦斂而
擅加益之文與此律相類第三條唐曰應輸課稅其文不
盡同後三條唐律並無文第四條本于元律明承其敝攬
納之風最盛故大誥嚴懲之第五條卽周官宰夫之所謂
辟名責

私借錢糧 私借官物 那移出納 庫秤雇役侵
欺 冒支官糧 錢糧互相覺察

首條唐律無文唐時官物可以借用而錢糧非可借之物

苟私自借用卽當以盜論故不立此條也次條唐目凡三
一日假借官物不還一日監主貸官物一日監主以官物
借人明改併律文較唐爲略明無官物可以假借之事故
不言也第三條以下唐律並無文第六條本于元

倉庫不覺被盜 守支錢糧及擅開官封 出納官
物有違 收支留難 起解金銀足色

唐目首條曰庫藏主司搜檢次條曰官物有印封明改如
此三條同四條輸給給受留難明改五條唐律無其時不
以金銀爲貨幣故無此文也前四條與唐律大略相同但
有參差之處

損壞倉庫財物 轉解官物 擬斷賊物不當 守
掌在官財物 隱瞞入官家產

唐目首條曰損敗倉庫積聚物次條曰輸課物齎財市糴

三條曰財物應入官私四條曰官物應入私並明改五條曰緣坐沒官放之在斷獄門明移改首條與唐律略同次條末節與唐律同餘明所增三條明律指入官與給主錯誤而言與疏議之言合薛氏謂疏議補律之未備而應入官私而不人不應入官私而入者轉無明文是以唐律之入不入爲故意矣然此事錯誤者多故意者恐少也四條與唐律略同五條唐律但指緣坐之人不及家產也

課程 唐無此目明增課稅課程程度也

鹽法 監臨勢要中鹽 沮壞鹽法

唐以鹽法佐軍興自第五琦始其時在肅宗初年唐律修于永徽之時故無文也唐法鬻鹽一石者死猶嫌其重五季不計斤兩皆死其法不足道宋從五季之法遞減從輕至於無死罪似最得中元律拒捕傷人者方處死其法尙

不爲苛明一拒捕卽斬則又重矣此律明本于元而加重焉尙不若宋元也中鹽之法始于宋令商人輸粟京師及邊而優給以鹽故曰中鹽明初猶存其制宏治間始改輸粟爲輸銀而中鹽之名猶存監臨勢要中鹽則奪民利而鹽法壞故設此條以禁之迨中鹽之制廢而此亦具文矣第三條爲轉賣鹽引之禁

私茶 私礬 匿稅 船商匿貨 人戶虧兌課程

此五條唐律皆無文唐之茶法始于德宗建中元年私礬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視私鹽爲輕宋法計直論罪卽尋常計贓之法亦不與私鹽同元法私自採賣者其罪與私鹽法同其罪名遂重明法實因于元也礬法始于五季宋因之建隆中私販一兩以上私礬三斤盜官礬十斤卽論死開寶三年增私販至十斤私礬及盜滿五十斤者死其

法稍寬矣元史食貨志無礬稅明洪武三年始定礬課貨賣者同私鹽法論罪然礬課爲數無多與私鹽同論似不侔也周禮司關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此卽匿稅之權與宋史食貨志商稅應算物貨而輒藏匿爲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販鬻而不出官路者罪之而罪之輕重志不言也元律有匿稅之條明取之但增入頭匹一層耳漢初與南越通關市此互市之始其後歷代互市多在西北未有在海疆者置市船司于廣州自宋開寶四年始自是乃有舶商之目元律市舶有數外夾帶之禁而無匿貨之文此明之不同於元者末條乃屬公之通例元律亦無文明所立也

錢債 古無此目明所創也

違禁取利 費用受寄財物 得遺失物

唐在雜律中首條目凡二一日負債違契不償一日負債強撻掣畜產明改併次條目曰受寄物費用三條目凡二一日得宿藏物一日得闕遺物明改併周禮有國服爲息之文是舉錢取息自古有之漢書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取息過律卽違禁取利也旁光侯重至免侯漢法甚重後來則從輕矣後二條與唐律略同

市廛 唐無此目明增

私充牙行埠頭 市司評物價 把持行市 私造

斛斗秤尺 器用布絹不如法

首條唐律無文次條唐目同三條唐目曰賣買不和較固四條唐目曰私作斛斗秤度五條曰器用絹布行濫明改古無牙行之稱舊唐書史思明傳之互市郎安祿山傳之

互市牙郎蓋卽牙行之權與牙當作乎乃互之俗體說詳唐韵正二條四條五條與唐律大略相同三條文不同殆以較固難解而改之歟

禮律 此律各條唐律在職制雜律二門明取以充數分爲祭祀儀制二門

祭祀 箋釋歷代無此篇名惟北周有祀享之律

唐律有大祀不預申期明增以爲此篇

祭享

唐目凡三日大祀不預申期曰大祀散齋甲喪曰廟享有喪在職制門明移併爲一而改此名漢書樂布傳子貴嗣侯坐爲太常犧牲不如法國除又蕭何傳曾孫之子壽成坐爲太常犧牲瘦免又功臣表宣平侯張昌坐爲太常乏祀免按唐律闕數者杖一百全闕者徒一年明改爲一事

缺少者杖八十一座全缺者杖一百較唐律爲輕然唐有官當之法徒可以官當之明則滿杖卽須罷職與漢法之除免相等視唐反重此輕重之不同又不在本律而在全部之法制參差矣

毀大祀丘壇

唐目同惟毀神御之物唐另爲一條明併入唐在雜律中而明移於此上壇唐有將行事非行事日之分極爲平恕明刪之神御物唐以盜論流二千五百里明改爲徒三年而盜者罪重至斬則太懸殊矣

致祭祀典神祇 歷代帝王陵寢 褻瀆神明 禁
止師巫邪術

此四條唐律均無文惟大祀條內唐有中小祀遞減二等一層疏議曰社稷日月星辰岳鎮海瀆帝社等爲中祀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諸星山林川澤之屬爲小祀明於大祀
條內刪去中小祀一層故另立第一條箋釋謂在外州縣
所祭者薛氏謂卽唐律之中小祀也第律文渾言至期失
誤祭祀而不指何事則大祀所列各條若有犯之者將科
之歟抑不科之歟轉無依據矣元律諸伏羲媧皇堯舜禹
湯后土等廟軍馬使臣敢沮壞者禁之第二條蓋本于此
元律又云諸以白衣善友爲名聚眾結社者禁之諸以非
禮迎賽祈禱惑眾亂民者禁之諸俗人集眾鳴鑼作佛事
者禁之諸軍官鳩財聚眾張設儀衛鳴鑼擊鼓迎賽社神
以爲民倡者笞五十七其副二十七並記過諸陰陽家者
流輒爲人燃燈祭星蠱惑人心者禁之第三條第四條蓋
均本于元爾時有此等風氣故設此等律條也

儀制 箋釋前代惟有違制之律唐律儀制散見諸篇

明併爲一篇

合和御藥 乘輿服御物

此二目唐律同並在職制門第一條唐另列造御膳犯食
禁監當主食有犯二目第二條唐另列御幸舟船主司借
服御物二目明改併隸此第一條律文大旨同而罪名則
唐絞明滿杖相去懸絕夫以錯誤之事又未因錯誤而致
有損傷遽予死罪本嫌太重明以唐律爲自待太尊特痛
自抑損輕之又輕此明律之改而最善者未可議其非第
罪名既改爲杖而仍列於十惡之中此則彼此之不相照
應者第二條大旨亦同惟御幸舟船唐絞明滿杖其意與
前條同不欲自待之過于尊也惟仍列入十惡則其誤亦
與前條同

收藏禁書及私習天文

唐目曰玄象器物在職制其律文大略相同惟唐律有其緯侯及論語議不在禁限一層而明無之者明時緯議已亡故不及也明有帝王圖像金玉符璽等亦在禁限而唐無之以此物等于古器私家卽有之亦無所關係不若天文圖讖等易於惑人禁之所以杜亂源也

御賜衣物

失誤朝儀

失儀

奏對失敘

朝見

留難

第一條及第四五條唐律均無文第二三條唐目曰祭祀有事於國陵明分爲二并改其目此律失儀二字足以該之第二目實冗文也周禮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注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疏云違其位解錯立傳亦聚也聚語解族談也漢叔孫通起朝儀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見史記通傳趙

禹有朝律六篇是失儀之律古法也但不知漢以前科斷若何耳第一條重在不行親送而轉附他人給與此卽唐律之奉使部送顧寄人今律改爲承差轉雇寄人彼條本可該括同一奉使不行親送之事似不必因朝衣而特立專條也第四條事極微細薛氏謂不應入於刑律甚是第五條所以防壅蔽明初老人皆可朝見容或有留難之事然似是大誥之峻令不可以爲常法惠帝所欲修正者殆此等條文乎

上書陳言

見任官輒自立碑

禁止迎送

公差

人員欺陵長官

第一條唐曰稱律令式律文亦不盡相同唐律甚簡當明律則煩碎矣明祖力防壅蔽故卽百工技藝之人有可言之事亦許直至御前奏聞阻當者卽斬與朝見留難之

律同一宗旨此峻令也第二條唐目曰長吏輒立碑律文則大略相同第三四條唐律無文送迎難禁公差欺陵長官乃一時風氣後來不盡然也

服舍違式 僧道拜父母

前條唐目曰舍宅車服器物在雜律中明改移唐服舍之制多載令文故律文曰於令有違明制多載在會典令文中不具備故改曰違式元律此條甚詳明律蓋就元律而約取之而詳于條例中亦仍會典之文也後條唐律無文惟開元二年敕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循於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見金史章宗紀此律蓋卽本開元敕也

失占天象 術士妄言禍福

此二條唐律並無文書盾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按政典以下云云孔蔡二傳皆上屬然昏迷天象卽罪至殺無赦未免太重當日義和黨拜故盾征之不僅以天象也林氏之奇謂政典曰以下乃是盾侯誓師赦戒將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謂指義和而言其說較勝書既云干先王之誅亦必有罪科之今不可詳耳然則失占天象之律其制亦古矣次條殆指一人一事言情節甚輕故治罪亦輕與師巫邪術不同故另爲一條也

匿父母夫喪 棄親之任 喪葬 鄉飲酒禮

首條唐目同在職制中而雜律另有父母死言餘喪一條明併爲一而移於此此律匿父母喪唐重至流二千里而

明改爲徒一年輕重懸殊漢書楊雄傳結以倚廬注應劭曰漢律以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是漢無匿喪之律蓋漢自文帝短喪父母之喪無去官之制自無匿喪之事也唐罪以流而列入十惡不孝之列自是教孝之意至後唐明皇時孟昇之案大理斷流照唐律也明宗特賜自盡則又太過矣次條唐目曰府號官稱犯名明移改明無官稱犯名冒榮之罪餘則大略同也三條四條唐律無文

兵律 此律各條唐律在職制廢庫擅興雜律捕亡各門中明取以爲兵律分宮衛軍政關津廢牧郵驛五門

宮衛 晉有宮衛律唐曰衛禁統關津而言明分關津自爲一篇仍曰宮衛

太廟門擅入 宮殿門擅入 宿衛守衛人私自代

替 從駕稽違 直行御道

唐目首條曰闌入太廟門次條曰闌入宮門而別有闌入
踰闌爲限一日明併入首條又有宮殿門無籍無著籍入
宮殿二目明併入次條三條唐目凡二一日非應宿衛自
代一日宿衛上番不到四條曰宿衛人亡在捕亡律中五
條曰登高臨宮中此數條唐詳而明略唐重而明輕殆亦
自待不欲太尊之意歟漢書功臣表嗣侯曹宗坐與中人
姦闌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爲城旦外戚恩澤侯表嗣侯衛
伉坐闌入宮完爲城旦外戚上官皇后傳充國爲太醫監
闌入殿中下獄當死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四贖罪乃得
減死論按此三事宗及充國並以贖罪得減死伉則非贖
罪而不論死此中等級如何區別不可詳矣又功臣表嗣
侯王當坐闌入甘泉上林免較衛伉尤輕是禁苑不與宮

殿同科唐律亦禁苑輕于宮殿也又漢法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見周禮宮正鄭司農注唐律之有籍無籍其法亦本于漢又漢法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此卽唐律之宮殿中行御道也

內府工作人匠替役 宮殿造作罷不出 輒出入
宮殿門 關防內使出入 向宮殿射箭 宿衛人
兵仗 禁經斷人充宿衛

首條唐律無文次條唐目曰宮殿作罷不出三條唐目凡三一日宿衛被奏劾一日應出宮殿輒留一日夜禁宮殿出入明併爲一四條及七條唐律俱無文五條曰向宮殿射六條曰宿衛兵仗周禮天官宮正幾其出入注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此古法宮殿出入之禁爲後來之所本宮正注所引漢法則又一事也五條唐律

放彈及投瓦石得減一等而明則一體擬絞唐律傷人者加鬪殺一等而明則但傷人卽斬爲此門律中明之重于唐者殆以易于殺傷人而特重之歟末條蓋古者刑人不在于君側之意

衝突儀仗 行宮營門 越城 門禁鎖鑰 懸帶
闕防牌面

唐目首條曰車駕行衝隊次條同三條曰越州鎮戍等城垣四條在三條內明分出五條唐無文唐律越宮殿垣皇城京城垣在闕入踰闕爲限條內故此目但曰州鎮戍明分出併爲一條故以越城概之其各律參差輕重之處薛氏詳之

軍政 卽唐之擅輿也明改爲軍政入于兵律而將興事分出別爲工律

擅調官軍 申報軍務 飛報軍情 邊境申索軍

需

唐目首條曰擅發兵律文大旨相同漢書王莽傳未賜虎符而擅發兵以乏軍興論此漢法也次條三條唐律無文惟來降一層唐律在主將臨陣先退條中而文亦不同薛云此律之飛報卽上條之申報亦卽首條之先申報本管上司轉達朝廷奏聞也本來數語可了者乃連篇累牘出之似嫌煩瑣末條唐目曰調發供給軍事而與唐律不盡相符薛說詳之

失誤軍事 從征違期 軍人替役 主將不固守

唐目首條曰乏軍興次條曰征人稽留三條曰征人冒名相代四條目凡二一日主將守城一日主將臨陣先退明併爲一唐律乏軍興者故失等自是該備明以失誤標目

似脫卻故一層然按其意乃得失之失而失之失律
文但言誤初無失字之意也不依期進兵一層卽漢法之
逗遛唐無此層後二條唐律大略相同甘誓弗用命戮于
社傳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四條臨陣先退之
文其法甚古

縱軍擄掠 不操練軍士 激變良民 私賣戰馬

私賣軍器 毀棄軍器 私藏應禁軍器 縱放

軍人歇役 公侯私役官軍 從征守禦官軍逃

優恤軍屬 夜禁

前五條唐律並無文其中屬于軍令者爲多故不著於律
唐日六條曰停留請受軍器在雜律中明改七條曰私有
禁兵器八條曰鎮所放征人還九條爲洪武五年鐵榜九
條之二第二條公侯不得私役官軍第四條明時特別律
內官軍不得于公侯門首侍立聽候

文故唐無之十條唐曰從軍征討亡在捕亡律中十一條唐律無文十二條唐曰犯夜在雜律中漢夜行之禁在軍法中明殆用漢法歟

關津 唐在衛禁中明分出而標此目

私越冒渡關津 詐冒給路引 關津留難 遞送

逃軍妻女出城 盜詰姦細 私出外境及違禁下

海 私役弓兵

唐曰首條曰私度關次條曰不應度關三條同四條乃明時特別之法專爲軍官軍人設唐目五條曰緣邊城戍六條曰越度緣邊關塞七條唐律無首條明將越度緣邊關塞一層併入而後復有私出外境之文事近複出次條之路引卽唐律之過所漢時謂之傳史記景紀四年復置津關用傳出入集解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

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檄傳之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姦細卽周禮士師八成之邦諜其法甚古私出外境卽唐律之越度緣邊關塞也唐時尚無海禁故無違禁下海之文元律有諸下海使臣及舶商輒以中國生口寶貨戎器馬匹遺外番者從廉訪司察之諸海濱豪民輒與商交通貿易銅錢下海者杖一百七然則此律因於元也宋書食貨志開寶四年置市舶司于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闐婆占城渤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縑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鑽鐵髓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菴布烏欄蘇木等物太宗時置權署于京師詔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兩浙泉州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雍

熙中遣內侍入人獷敎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兩浙司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寶貨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過此送闕下
宣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徙一年稍加至二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爲役兵是違禁下海之令宋初已著之元時遂入之斷例中耳諸國之來中國者宋元時尙不多至明永樂中使鄭和使西洋而諸國之來者遂日衆矣明史鄭和傳鄭和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蕃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

朝見和獻所俘舊港酋長帝大悅爵賞有差舊港者故三
佛齊國也六年再往錫蘭山國十年復命和等往使至蘇
門答刺十四年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宣德
五年和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和經事
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瓜哇眞臘舊港暹羅古里滿
刺加渤泥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墳里
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
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刺木骨都東麻林刺撒
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
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蓋自
是之後西洋各國之來華者日益多而海禁遂爲海防之
一大關係矣

廢牧 唐在廢庫律明將庫事分出隸於戶律改其目

曰廢牧隸於兵律

牧養畜產不如法

孳生馬匹

驗畜產不以實

養療瘦病畜產不如法

乘官畜脊破傾穿

官馬

不調習

唐目首條曰牧畜產課不充次條孳生之事唐載在令而律不具蓋已該于課不充之內明刪首條課不充之文而立此條是從首條分出惟但言馬而餘畜無文實與唐不符耳三條唐目無以字四條曰受官羸病畜產五六條同各律文亦大略相同

宰殺馬牛

畜產敲踢人

隱匿孳生官畜產

私

借官畜產

公使人等索借馬匹

唐目首條二一日故殺官私馬牛一日殺總麻親馬牛明併爲一次條曰畜產觝踰鬻人三條及五條唐律無文四

條曰監主借官奴畜書費誓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
乃甯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此殺馬牛之古法也
三條五條增所不必增薛說詳之餘條與唐律大略相同
郵驛 唐在職制律中明分出而標此目

遞送公文 邀取實封公文 鋪舍損壞 私役鋪
兵 驛使稽程 多乘驛馬 多支廩給 文書應
給驛而不給 公事應行稽程

前四條唐律均無文邀取公文卽問斬乃大詰之峻令未
經刪汰者究嫌其重五條唐目同六條唐目多作增七條
唐目曰應給傳送剩取在雜律中八條唐目曰文書應遣
驛九條稽程作稽留各條律文大略相同其參差之處薛
說詳之

占宿驛舍上房 乘驛馬齎私物 私役民夫擡輦

病故官家屬還鄉 承差轉雇寄人 乘官畜車

船附私物 私借驛馬

首條唐律無文公差人員非不應入驛但不得占宿正廳上房耳與唐律之不應入驛而入輒受供給者情事不同次條唐目同三條唐無文四條唐無此目而有從征從行身死應送還本鄉係指本身惟疏議言依令去官家口弱累尙得送還是唐時家屬還鄉亦有令文但律文不具耳五條唐目曰奉使部送顧寄人六條唐目曰乘車船衣糧七條唐在廢庫門監主借官奴畜條中明分出同一官物何必以驛馬立專條此可以不必者餘大略相同

明律目箋三

刑法考

刑律 唐律之賊盜鬪訟詐僞雜律捕亡斷獄明彙爲
刑律而職制律之關於賊事者亦入之分賊盜人命
鬪毆罵詈訴訟受賄詐僞犯姦雜犯捕亡斷獄十一
門

賊盜 本唐律大略相同

目同者不敘

謀反大逆 謀叛 造妖書妖言

宋本唐律妖作祆說文禊地反物爲祆隸省作祆經典通
作妖則祆妖一也漢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
皆斬見漢書景紀如淳注晉書刑法志魏改賊律但以言
詖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
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諸或梟菹夷其三
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較漢法爲重矣唐律諸謀

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

女妻妾

子妻妾亦同

祖孫兄弟姊妹並沒官是母妻及同產無

死罪又必年十六以上視漢法爲更寬又詞理不能動衆
威力不足率人者本犯斬父子母女妻妾皆流自述休徵
假託靈異妄稱兵馬虛說反由傳惑多人而無眞狀可驗
者本犯絞妻子不緣坐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眞實之計而
無狀可尋者流二千里謀大逆而未行絞其中等級又詳
細分別此唐律之輕重所以得申明律共謀者皆斬祖父
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
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皆絞其母女妻妾姊妹若子
之妻妾給功臣之家爲奴夫上及父下及子已近于夷三
族之法今乃上及祖下及孫是罪及五族矣較之曹魏之
法尤重唐律中之分別數級概行刪去遂使後來沿用以

文字之獄而與大逆同科重法之禍世烈矣謀叛條唐有
被驅率者非一語亦分別之意明亦刪之古法遂蕩然于
鹵莽滅裂之中幸唐律之未亡尙可考尋其法理此其所
以最可寶貴也漢書呂后紀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
欲除三族皐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顏注過誤之語
以爲妖言又文紀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
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
方之賢良其除之顏注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尙
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會重複設此條詆與妖同是秦漢
之妖言乃誹謗之類唐律小注造謂白造休咎及鬼神之
言妄說吉凶涉於不順者此祇書祇言之正解明律加讖
緯二字亦是此意與秦漢之所謂妖言實不同也

盜大祀神御物 盜制書 盜印信 盜內府財物

盜城門鑰 盜軍器 盜園陵樹木

唐目三條曰盜官文書印四條曰盜御寶五條曰盜宮殿門符六條曰盜禁兵器七條曰盜園陵內草木唐律盜大祀神御物流二千里盜制書及官文書印並徒二年明改爲皆斬與唐之輕重懸殊漢書張釋之傳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下廷尉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棄市今之斬也唐以漢爲重而改從輕明又以唐爲輕而改從重一重一輕此正煩學者之討論矣明律無御寶之文而盜內府財物律小注原有盜御寶及乘輿服御物者皆是十二字是以二者同爲內府財物而無復分別其罪爲雜犯皆止准徒五年唐則御寶絞乘輿服御物流二千五百里罪名既有分別又較明爲重迨後來問刑

條例將乘輿服御物改作實犯死罪雖不及御寶而御寶自在其中罪名又較唐爲重究之御寶可以發命令乘輿服御物不過服用而已當有區別此唐律之所以稱爲平允也唐制重在符故門鑰附之明無符故刪之而但以門鑰標題罪名則由徒二年加至流三千里重至五等園陵樹木唐律徒二年半明律但加一等尙無出入後來問刑條例比照大祀神御物處斬則相去懸絕以樹木而謂之神御物其理難通此等皆不學之故也

監守自盜倉庫錢糧 常人盜倉庫錢糧

首條唐曰曰監臨主守自盜次條唐無文竊盜之罪唐不分官私故無盜官物專條也明事事以官私分別其宗旨遂歧出矣竊謂監守乃知法守法之人竟置法於不問而故犯之其情罪甚重唐律竊盜無死罪而監主三十四絞

此監主之重于常人漢律主守盜直十金棄市見漢書陳咸傳如淳注是唐法本于漢也明律四十貫斬本重于常人之八十貫絞後來以其重也而改爲雜犯其罪僅止准徒五年反視凡盜之罪至滿流者爲輕而其理遂難通矣薛云監守重于竊盜情法本應如是唐律監守盜有絞罪而竊盜止於加役流非謂竊盜之不應死也古人立法原有至理天下未有生而爲盜者教養不先而窮苦無度迫於不得已非盡小民之罪在上者方引以爲愧未忍盡法相繩亦網開一面之意也子爲政焉用殺聖言早已立之準矣然三犯徒者流三犯流者絞又何嘗輕恕此輩哉監臨主守俱係在官之人非官卽吏本非無知愚民可比乃居然潛行竊盜之事有何情節可原之有本係斬罪後改爲雜犯准徒五年遂致諸多膠葛矣

強盜

唐律注謂以威若力而取其財先強後盜先盜後強等但論其強不強不論其強之先與後其立法似嚴然其律有持仗不持仗之分有一尺二匹十匹五匹之分有傷人殺人之分得財而未至五匹者亦止流三千里其法最爲平允宋元咸遵守之至明而改爲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而古法遂大變通考晉天福十二年敕應天下凡關強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並宜處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此特石氏一朝之秕政而可尤而效之哉今乃著爲常典意謂治盜貴嚴而實非探源之道其律文之失不在不分首從四字而在但得財三字受害者僅止些微到案者遽膺駢戮情法相準豈得爲平至若竊盜臨時有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此卽唐律先盜後強之

事明入之強盜律內實與唐律之意相符後人不知先盜後強之義凡先盜後強者不以強盜論妄增條例枝節橫生固由昧于古法亦因但得財三字立法太嚴而爲此補苴之計孰如改從唐律之爲善乎

劫囚

唐律劫囚流三千里傷人及劫死囚者絞殺人者斬但劫不須明律不問殺傷與否但劫卽皆斬未免過重其不得囚猶之強盜之不得財乃不得財者僅止滿流而不得囚者竟予駢誅可乎聚眾中途奪犯一節唐無其文薛氏議其增之爲未當其說詳矣漢書王子侯表攸與侯則坐篡死罪囚棄市梁平王襄傳謀篡死罪囚顏注逆取曰篡成帝紀亦有篡囚徒之語篡取卽劫也是漢時已有此法篡死罪囚者棄市與唐律劫死囚者絞罪尙相符

白晝搶奪

唐無白晝搶奪之文蓋賅括於強盜律內元律諸搶奪人財以強盜論亦卽此義明別立此條意以強盜律太嚴故爲此調劑之法纂注云人少而無兇器者搶奪也人衆而有兇器者強劫也然則必白晝一二人徒手搶奪方依本律辦理強竊盜不計人數多寡會否持仗獨於此條強行分別後來結夥持械諸例俱從此紛紛矣第二節原本元律加入失火一層元比同強盜科斷其科罪不盡相同第三節唐目曰本以他故毆擊人而無句捕罪人一層其罪則計贓以強盜論明於搶奪計贓加竊盜二等蓋別成一法也

竊盜 盜馬牛畜產 盜田野穀麥 親屬相盜

唐目次條曰盜官私牛馬殺三條曰山野物已加功力四

條目凡二一日盜總麻小功財物一日卑幼將人盜已家財竊盜律明無死罪與唐同唐有加役流一等而明無之視唐爲更輕明以一主爲重亦視唐累倍之法爲輕惟多一刺字承宋元之法爲不善耳次條唐專就盜殺言但盜者自有竊盜本律明馬牛仍計贓以竊盜論而又加入官物一層此與唐不符者薛氏謂其無謂極是三條唐無殺麥及無人看守器物此明所增者四條減法與唐不同唐又無無服之親及親屬行強盜各節卑幼雖行強所盜者究是已家財物竟以強盜論究嫌太重況明之強盜律重於唐以凡盜論卽多一斬決罪名耶薛氏論之詳矣

恐嚇取財 詐欺官私取財 略人略賣人 發冢

唐目首條曰恐喝取人財物三條別有略和誘奴婢略賣期親卑幼知略和誘和同相賣三目四條又有殘害死屍

穿地得死人二目明皆併入漢盜律有恐獨和賣買人功臣表嗣侯酈平坐詐衡山王取金免是漢亦有詐欺取財之律發冢則史記貨殖傳之掘冢姦事也功臣表嗣侯陳何坐略人妻棄市漢法重至死罪唐律略賣人爲奴婢者亦問絞明改爲滿流與漢唐不符其餘亦大略相同參差之處薛氏詳之

夜無故入人家 盜賊窩主 共謀爲盜 公取竊
取皆爲盜 起除刺字

漢賊律無故入人室宅廬舍其時格殺之無罪見周禮秋官朝士注卽此首條也唐明律大略相同漢書張敖傳爲之囊橐顏注言容止盜賊若囊橐之盛物也此卽明律之窩主王子侯表修故侯福坐首匿羣盜棄市是漢法甚重唐不立專條蓋該於共謀爲盜中矣唐有知略和誘強竊

盜一條明在此條內三條唐目曰共謀強盜不行與四條律文並大略相同五條充警之法本于元制開自新之路乃法之最善者惜後來廢弛而不實行也

人命 傳曰殺人不忌爲賊故謀殺之事古在賊律唐合賊盜爲一而前二卷仍屬賊事甚分明也元律分出而改爲殺傷明又改爲人命於賊律與鬪訟律混而爲一究之關於人命者又未能全行編入仍屬參差也

謀殺人

此條與唐律大略相同惟增入因而得財一節卽圖財害命之事尙無不可惟已行未傷唐無爲從罪名明增而有但同謀者皆坐一語遂多支節或云已行未傷人爲從無加功不加功之分故律文於杖一百上加一各字又接以

但同謀者皆坐六字其承上之詞耶抑起下之詞耶否則一贅語也按明律爲從者各杖一百但同謀者皆坐瑣言云爲從者原未傷人故無加功不加功之別彼此各杖一百但同謀者皆坐以杖一百之罪是雖其人之無恙而猶惡其已行故不全貸之也箋釋於此節亦云此謀而同行之罪此並明代舊解不同行者並不科杖一百也纂注於第四段旣云未傷人者杖九十仍用不行減等之律而第三段又云但同謀者皆坐則雖不行者亦坐顯係自相矛盾似不若瑣言箋釋之爲當必如此解律意方前後一絲不亂界限亦分明故輯注亦取二家之說但同謀者皆坐一句實等于贅設大可刪也薛云唐律已行未傷滿徒不言爲從罪名減爲首一等卽應徒二年半不行者直減一等亦應徒二年蓋六殺惟謀爲重一重而無不重其不言

者不待言也明律爲首與唐律同爲從僅擬滿杖已嫌參差且旣云爲從者各杖一百下又云但同謀者皆坐是無問行與不行皆杖一百矣尤爲未協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自係承上各層而言此層又言但同謀者皆坐亦嫌自相矛盾若謂被謀之人並未受傷擬徒未免太重首犯何以仍照唐律問擬徒也且首滿徒而從滿杖亦不多見按照尋常首從法已行未傷之從犯自應徒二年半惟此條從犯已殺有絞流之別已傷有流徒之別並分二等不用尋常首從之法以其罪名過重也未傷之從犯若概照爲首減一等不復分別旣與前二層相歧欲分別則又無可分別故明律特定滿杖罪名以其人未傷故略寬之似尙是持平之道惟但共謀者皆坐一句未免贅設耳

謀殺制使及本管長官

謀殺祖父母父母

唐目前條曰謀殺府主等官後條曰謀殺期親尊長明改唐別有部曲奴婢殺主一條明併入次條中律文大略相同唐無謀殺祖父母父母及已殺之文贖祖父母父母及謀殺期尊已行者並已應斬無可復加故不言也明增爲凌遲處死其法在五刑之外此特別辦法不足以爲典要

殺死姦夫

此條唐律無本于元律薛云律云處斬是否不論造意加功之處殊未明晰又云姦夫之名唐律所無明律以男女犯姦謂之姦夫姦婦殊嫌未妥姦婦尙可言也姦夫何可爲訓如親屬相姦亦可謂之姦夫乎以通姦之夫謂之姦夫名之不正莫此爲甚唐律所以可貴也按姦夫姦婦之名見于元律詳元史刑法志明代承用之而不悟其非唐律稱姦人見謀殺期親尊長律注宋承唐律未之有改元

人少講求法律者既未自定刑法又不遵守舊典遂有此失餘說詳後篇

謀殺故夫父母 殺一家三人 採生折割人 造

畜蠱毒殺人

薛云故夫父母與見奉舅姑究有不同是以唐律特立專條以示辦理本有區別之意明律與見奉舅姑同未知何解律有爲嫁母服期之文而妻妾爲故夫父母應持何服並未言及以禮推之則無服矣無服者與見奉舅姑同似嫌未允按婦之於舅姑因夫而以義合者也既與夫家離則義已不相屬故無服無服而與見奉者同實理之不通者此明律之可議者也漢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見漢書翟方進傳如淳注此漢法也後遵用之惟唐律斬明改爲凌遲爲不同耳採生折割唐無此文元律諸採生

人支解以祭鬼者凌遲處死仍沒其家產其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徙遠方已行而不會殺人者比強盜不會傷人不得財杖一百七徒三年謀而未行者九十七徒二年半明律蓋本之而罪又加重焉然此等案絕少見也四條唐目凡三一日造畜蠱毒一日以毒藥殺人一日憎惡造厭魅明併爲一周禮秋官庶氏掌除毒蠱注毒蠱蟲物而能病害人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是周時早有蠱之名漢法亦是死罪并及教令者漢初棄市舊說爲斬罪明律與之同唐則絞也

鬪毆及故殺人

唐目凡二一日鬪故殺用兵刃一日同謀不同謀毆傷人在鬪訟律中明改併移於人命此明與唐之不同者唐用兵刃殺者與故殺同明則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爲鬪殺

唐有故殺有故傷明則有故殺而無故傷唐共毆從者減元謀一等應擬滿徒明則概擬滿杖其得失薛氏言之已詳至故殺之解另詳後篇漢律鬪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賊者卽故意害人之謂是漢法刃傷與他傷不同故傷者加一等其卽唐律之所本歟

屏去人服食

唐律上一節大略相同而無下一節以物置人耳鼻孔竅有所妨者杖八十不必其有傷故屏去人服食殺傷人者則以鬪殺傷論本分爲二事明併而爲一傷人者方杖八十廢篤疾方以鬪傷論則未至廢疾亦僅科杖八十矣實與唐不同律文曰故屏去而不用故殺傷法其屏去但在令人疾苦究非殺傷之事也若蛇蝎毒蟲乃可以殺傷人之物而故用之情節較上節爲重死者斬是直以故殺論

矣而傷者又以鬪毆傷論是殺與傷分而爲二恐法理不應如是唐律鬪毆折齒毀耳鼻條疏議如其以蛇蜂蝎螫人同他物毆人法明律之傷以鬪論或本於此則死者不當遽擬斬也

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

唐分三目曰戲殺傷人鬪毆誤殺傷人過失殺傷人在鬪訟律中明併爲一而移於此惟若知津河水深泥濘一節唐目曰詐陷人死傷在詐僞律中死傷者以鬪殺傷論非戲非誤非過失也移入於此殊覺不倫讀者不察至纂注有其事與戲殺者相等之語姚氏并取作小注實大謬不然此等非可以相戲之事故律文曰詐稱曰誑令也唐戲殺分減二等減一等及不和同不得爲戲各以鬪殺傷論三等誤殺有僵仆致死傷及誤殺傷助已者明戲誤併爲

一條而刪去此等層級遇有案件似此者定罪遂難允當此並明之不如唐者也

夫毆死有罪妻妾 殺子孫及奴婢圖賴人

薛云不孝翁姑卽在應出之列律許出而不許殺是以唐律並無此條明律添入殊覺無謂毆死有罪卑幼律無明文特立此條不解何故次條圖賴者誣賴人殺死或逼死之類薛云上條較本律爲輕此條較本律爲重俱爲唐律所無似可不必

弓箭傷人 車馬殺傷人 庸醫殺傷人 窩弓殺傷人

唐口首條曰向城官私宅射次條曰城內街巷走車馬四條曰施機槍作坑穽並在雜律中三條曰二一日醫違方詐療病在詐僞律中一日醫合藥不如方在雜律中明併

爲一而並移於此張斐律注表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見晉志是古法有此二者至明律與唐律參差之處薛氏詳之威逼人致死

此條唐律無文蓋輕生自盡與人無尤威逼者自有所犯應利之罪不因致死而加重古法本應如是特世風日薄陵弱暴寡者實繁有徒故明代於土豪勢惡治之綦嚴其立此律亦所以應世變若因姦盜而威逼人致死輯注謂因姦者常有之因盜者則絕無律文並言未詳其故

尊長爲人殺私和 同行知有謀害

唐目首條曰祖父母父母夫爲人殺在賊盜律中貪利忘仇故祖父母父母夫被殺私和者流二千里期親減二等大功以下遞減一等受財重者準盜論明俱依唐律減一

等似失重義輕財之道次條唐無支捕亡律中有鄰里被盜一條其意相似而不同也同伴人究何指亦無確解

鬪毆 唐曰鬪訟明將訟事罵詈事分出別爲罵詈訟訟二門而改定此目曰鬪毆

鬪毆

唐目曰鬪毆手足他物傷鬪毆折齒毀耳鼻兵刃斫射人毆人折毀支體瞎目兩相毆傷者論如律凡五條明併爲一唐律殺傷不分條故同謀不同謀毆傷人條至死亦在其內明分人命鬪毆爲二故此條之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傷重者爲重罪元謀減一等數語不得不與鬪毆及故殺人條重複矣薛云唐律無人命均係殺傷並舉其同謀不同謀之處亦最分明明律特立人命一門而罪坐原謀初鬪轉無明文且祇有同謀共毆而無不同謀一層

求詳而失之略此律小注亂毆不知先後輕重等語亦係後來添入而人命門並未注明是毆傷有原謀初鬪罪名而毆死並無原謀初鬪罪名殊嫌未協分訴訟鬪毆爲二門可也鬪毆之外又特立人命一門似可不必此門所載因鬪毆而致成人命者十居八九蓋可見矣按今律注亂毆原謀等語係本朝順治初年添入內初鬪時三字順治本亦無又似係雍正年間添入

保辜限期

唐目曰保辜春秋公羊襄七年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注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是保辜古法也律文與唐大略相同惟手足傷唐係十日明律與他物同爲

二十日至例內又加十日二十日更與舊法不符矣

宮內忿爭 皇家祖免以上親被毆 毆制使及本

管長官 佐職統屬毆長官 上司官與統屬官相

毆 九品以上官毆長官

唐目次條無被毆二字三條目二曰毆刺使府主縣令曰
流外官毆議貴五條曰監臨官司毆統屬六條曰九品以
上毆議貴諸律與唐律大略相同所不同毆法等級與唐
異其輕重遂不能盡同矣周禮秋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
之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古者於王之親亦不與凡人
等也

拒毆追攝人 毆受業師 威力制縛人

唐目首條曰拒毆州縣使追攝二字卽本于唐律注之微
攝疏議亦有追攝之文薛云唐律拒者一層傷者一層傷

重者一層被禁掌而拒捍又一層更爲分明明律拒與毆併爲一層又改爲追征錢糧句攝公事而科罪反較拒捕爲重殊失唐律之意按疏議有若使人官品高各依本品加等語是此文不專指差役言亦不專指錢糧言薛謂明不得其解任意刪改所譏不爲過也毆受業師唐律在毆妻前夫子律中其罪名爲毆者加凡人二等死者斬與明律同惟唐有律注曰謂服膺儒業而非私學者疏議曰儒業謂經業非私學者謂弘文國子州縣等學私學者謂禮云家有塾遂有序之類如有相犯並同凡人是私學者卽不得照此律問擬矣通考七十慶厯間開封民衆童子教之有因槓楚死者爲其父母所訟府上具獄當民死宰相以爲可矜帝曰情雖可矜法亦難屈命杖脊捨之可見私學之師與弟子如有相犯律無正文故須奏裁也明律似

又專重私學者與唐律不同惟死者與大功尊長同一斬傷者較大功尊長爲輕初非比照服制也乃後之定例者竟比照期尊遂多膠葛矣三條唐無私家拷禁監禁之女疏議謂威力或以官威或恃勢力非謂平人但有喝令情形卽以主使論後來用此律者多失此意

良賤相毆 奴婢毆家長

唐曰首條二曰部曲奴婢良人相毆曰毆總麻親部曲奴婢次條三曰部曲奴婢過失殺主曰主殺有罪奴婢曰毆部曲死決罰明併爲一古之奴婢並緣坐之罪人故可斥之爲賤若今之奴婢出于買賣者爲多其初本良人因貧苦而賣爲人役其情堪憫實與古之奴婢不同乃亦以賤目之揆之於義有未安者此當研究者也唐之部曲宋以後卽無其名明加入雇工人而其法不盡與部曲同此項

雇工人以貧苦而爲人服役是良是賤與平人相犯是不
以凡論律內皆無明文此又義例之未詳備者薛云唐律
無奴婢殺傷其主之女期親及外祖父母等項亦止言傷
而不及死以傷者卽應皆斬其罪更無可加也子孫之於
父母等項亦然明有斬決凌遲之刑故不嫌縷晰言之也
按唐律係奴婢過失殺主及傷與置而不言毆死蓋過失
已應擬絞毆傷主之期親及外祖父母已應皆斬故毆死
主不待言矣

妻妾毆夫 同姓親屬相毆 毆大功以下尊長

毆期親尊長 毆祖父母父母

唐目首條曰媵妾毆詈夫而律文仍以妻毆夫居首唐毆
詈同律而明分爲二故無詈字各條言毆詈者並同明有毆妻父母
之女而唐無之蓋已該於外姻尊長之中不待言也次條

唐律無明增薛云五服之外尙有袒免之親名例議親律
皇家袒免以上親是也唐律疏議袒免者據禮有五高祖
兄弟曾祖從父兄弟祖再從兄弟父三從兄弟身四從兄
弟也又云高祖親兄弟會祖堂兄弟祖再從兄弟父三從
兄弟身四從兄弟三從姪再從姪孫並總麻絕服之外卽
是袒免也此處所云五服已盡而尊卑名分猶存似卽指
此等而言然不曰袒免而曰同姓服盡親屬則漫無區別
矣古人定禮各有限制立法亦同親有等殺卽法有重輕
非疏漏也明律於五服相毆之外另立此條而相盜相姦
及容隱首告等門均有無服之親在內甚至相隔十餘世
及數十世者均謂之無服親屬則更無限制矣功總尙不
得等於期親此等無服之人竟有與總麻相同者古律雖
有袒免之名而姦盜殺傷則並無治罪明文其應以凡論

自不待言明律添入此層意求勝於唐律而不知其實非古法也法與禮相輔而行禮所不載者法亦未便遽增若以爲名分猶存未可竟以凡論則依禮添入袒免一層其餘均與凡人相等亦屬情法兩盡不然比鄰而居者未必皆同姓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情誼亦不減於親屬有犯何以並不加等耶蓋禮教行則異姓亦同骨肉風俗薄雖同胞亦如陌路多設科條無謂也按此說委曲而詳盡質言之則不必增也三條唐曰毆總麻兄姊四條曰毆兄姊五條目三曰毆曾祖父母父母曰妻妾毆曾夫父母明併爲一其律文並大略相同參差之處薛氏詳之末條乞養子孫唐律所無明添入其後更有義子義父母等名目皆非古法

妻妾與夫親屬相毆 毆妻前夫之子 妻妾毆故

夫父母

唐目首條二曰毆詈夫期親尊長曰毆兄妻夫弟妹明改併次條無之字三條毆下有詈字明增刪唐律毆詈夫之期服以下尊長減夫一等不獨以服制本減一等也禮有隆殺當隆者隆之當殺者亦當殺之不可過于隆致無差等也明改爲與夫毆同是當殺者而隆之豈禮意哉夫與親屬以天合者也妻妾於夫之親屬以人合者也以人合者之難等于以天合者此理顯然強而同之則差等難辨矣次條與唐律大略相同三條說已見謀殺條

父祖被毆

唐目曰祖父母爲人毆擊明律上一節與唐律同下一節唐無文元律諸人殺死其父子毆之死者不坐是承於元也薛云殺人之人雖罪犯應死死之孫亦不許擅殺

唐律所以並無其文蓋不肯以殺人之權付諸平民正孟子所謂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之意也且不獨此也捕亡門內兩言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加役流與此義亦屬相同明去唐世七八百年采衆儒之說特立勿論及杖六十專條補唐律實因元律也按之禮經聖言似不相背惟周禮朝士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不報官而擅殺安得無罪遽予勿論亦未甚允捕亡門內又定有殺死應死罪人滿杖之條而平人相殺者遂紛紛見於條例矣明律本好爲異同此又矯枉過正者平情而論唐律雖嚴尙有以禮坊民之意明律則導人以私自相殺矣夫人各有親親各有子展轉尋仇其禍伊於胡底議法者何以不爲之防耶

罵詈 唐在毆律中明分出自爲一門

罵人 罵制使及本管長官 佐職統屬罵長官

奴婢罵家長 罵尊長 罵祖父母父母 妻妾罵

夫期親尊長 妻妾罵故夫父母

唐無罵人之律以其情輕也明增此文似覺無謂唐律之言詈者曰媵妾詈夫詈兄姊詈段祖父母父母詈夫父母詈故夫父母詈夫期親尊長詈而奴婢詈舊主並在毆律中餘皆無文與明律亦不盡同也

訴訟 唐在關訟律中明分出爲此門

越訴 投匿名文書告言人罪 告狀不受理 聽

訟迴避

首條唐律大略同惟唐律有受不受之處分而明剛之是但指訴者一面矣周禮夏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合注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

職則來擊此鼓以達于王若今時上變擊鼓矣其卽登聞鼓之權與與漢廢律科有登聞道辭見晉志登聞二字殆本于此次條唐目曰投匿名書告人罪本罪流二千里明加入絞未免稍重唐律注有棄置懸之皆是則不但投送官府矣三條唐目凡二一日密告謀反大逆一日強盜殺人明改併唐有當告不告之罪而明無則又專就不受一面說矣四條唐律無文元律諸職官聽訟者事關有服之親並婚姻之家及曾受業之師與所仇隙之人應迴避而不迴避者各以所犯坐之有以官法臨決尊長者雖會赦仍解職降敘明律蓋本於此薛氏以爲不必增然近日東西各國之法律亦有此文實辦事之義當如此未可非也

誣告

唐目凡二曰誣告反坐曰告小事虛明併改唐律誣告反

坐而明有分別加二等三等之法唐律告二事以上重事
虛者反其所剩何等直捷明則有徒流折杖之法紆曲而
難明且人僅犯笞杖而誣以徒流折算之後但以杖贖故
折算雖極精密而於理究未能盡合也唐之加役流明祇
存此律一條而又不與唐律合殊不可解

干名犯義 子孫違犯教令 見禁囚不得告舉他
事

唐曰首條凡三日告祖父母父母曰告期親尊長曰告總
麻卑幼明併改三條唐無見字禁字諸律與唐律大略相
同漢書衡山王賜傳太子爽坐告王不孝棄市此唐律告
祖父母父母者絞所由昉也次條奉養有缺唐律徒二年
在十惡不孝此亦明改滿杖而仍入十惡者

教唆詞訟 軍民約會詞訟 官吏詞訟家人訴

誣告充軍及遷徙

首條唐目曰爲人作辭牒加狀明改薛云唐律加增其狀云云疏議謂假有前合徒一年爲人作詞牒增狀至徒一年半便是剩誣半年減誣告一等合杖九十之類蓋增狀由於作詞之人故坐以笞及誣告罪名告人者並無科罪之文明律改爲與犯人同罪似嫌未協唐律專言增罪而明律添入減罪更屬難通既減罪矣安得以誣告論乎若謂本人原有罪名詞牒內故行隱匿卽爲減去情罪然此律祇言告人之罪並非爲隱匿自己情罪而設且係告他事者居多雖所作詞牒不實亦與誣告律文無涉按唐律專就增加言最爲了當明添一減字遂費解釋無已則曰本人原亦有罪作狀者爲之減去本人之罪而加之他人是亦誣也其亦可通乎後三條唐律並無文次條專爲軍

人而設明代軍人不屬有司遇有詞訟管軍衙門須約會
有司歸問故特立此條元律諸有司事關蒙古軍者與管
軍官約會問亦此事也周禮小司寇命夫命婦不躬坐獄
訟注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春秋傳曰衛
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是也此三條之所
昉薛謂此律猶得古意四條因誣告律不及充軍特補之
薛云誣告反坐此古法亦最平允明律笞罪加二等杖徒
以上加三等罪名較重者反無可加又立有誣告遷徙之
法刑之不中莫甚於此按誣告充軍者抵充軍役尙是反
坐之意而遷徙者又加三等是一條之內自相抵牾矣

受贓 唐無此目明從職制律中取其關於贓事者分
爲此篇魏晉曰請贓梁曰受贓北周曰請求餘代多
附他律薛云唐律職官有犯贓私均在職制門不另

列受贓名目可謂得體

官吏受財

唐曰曰監主受財枉法明改此受贓之專條也六贓中枉法最重各主者通算全科視竊盜之以一主爲重者爲嚴然計入已之贓坐罪又視竊盜之併贓論罪者爲寬蓋寬嚴相劑矣薛云明律雖有苛刻之處而不枉法並無死罪則仍係寬典雖無累倍之法而折半科罪尙爲近古分別有祿無祿唐律已然疏議曰應食祿者具在祿令若令文不載者並是無祿之官明律若者爲有祿若者爲無祿俱詳細開列箋釋亦然原以律目旣統言官吏受財而吏之受財較官爲尤重官爲有祿人不待言矣吏之名目較多若不一一敘明科罪卽難免出入此律頗得唐律之意今則約略言之頗難區分辦案者遂以官爲有祿人而吏爲

無祿人矣律注旣未詳明故臨事亦鮮所依據也

坐贓致罪

此條唐在雜律律注云謂非監臨主司而因事受財者是本非爲官吏而設明律改爲官吏人等非因事受財其宗旨不同矣唐律受所監臨財物條乃不因公事而受監臨內財物者其罪名視坐贓爲重坐贓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受所監臨財物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二法截然不同薛謂明將唐律之受所監臨財物並坐贓致罪二條併而爲一而六贓遂少一名目矣按六贓之名唐與明異唐以受財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強盜竊盜坐贓爲六贓見坐贓致罪律疏議薛氏唐六贓圖卽據此編定明以監守盜常人盜竊盜枉法不枉法

坐贓爲六贓而無強盜及受所監臨然計贓之法監守與枉法同常人與不枉法同名爲六贓實止四等不若唐之六贓之確爲六等也唐無常人盜而監主加凡盜二等別無計贓之法故入六贓之內此唐明之所以異也

事後受財 有事以財請求

首條唐目曰有事先不許財明改此較事前受財者情節爲輕故不枉法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明無受所監臨一條故亦以不枉法論視受所監臨科罪爲重此可見古法之不可妄刪也次條請求唐目作行求呂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釋文來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段玉裁注枉法者違法也法當有罪而以財求免是曰賕受之者亦曰賕呂刑惟來馬本作惟求云有請賕也按上文惟貨者今之不枉法贓惟求

者今之枉法贓也惠棟九經古義按漢盜律有受賕之條
卽經所謂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漢書
外戚恩澤侯表平丘侯王遷坐平尙書聽請受減六百萬
自殺注如淳曰律諸爲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爲
聽行者皆爲司寇師古曰有人私請求而聽受之按馬注
呂刑以賕釋求然惟貨指受者言惟求指與者言自是兩
事廣雅賕謝也卽說文之義則二者皆可言賕段注以枉
法不枉法分指二者似尙不確

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 家人求索 風憲官吏犯

贓

唐律首條目六曰因使受送饋曰貸所監臨財物曰役使
所監臨曰監臨受供饋曰去官受舊官屬曰挾勢乞索明
併爲一次條曰監臨家人乞借末條唐無專條惟因使受

送饋律注有糾彈之官不減卽指此諸律與唐律大略相同惟風憲官吏唐與監臨同而明加二等似嫌重

因公擅科歛 私受公侯財物 剋留盜賊 官吏聽許財物

唐目首條曰率歛監臨財物後三條唐無文唐率歛財物係以饋遺人明增入因公一層則與唐律不同矣此等贓並無關乎法之枉不枉而以枉不枉科之未爲允協又條爲洪武五年鐵榜九條之一曰內外各指揮千戶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物四條之聽許與漢法之聽請徵有不聽許謂但許之而未受者也其情尙輕事未枉者而亦以不枉法論於法稍重

詐僞 唐律第九篇原律二十七條明分非正嫡詐承襲一條入職制詐爲官文書增減詐爲官私文書增

減二條入公式妄認良人爲奴婢一條入戶役父母
死言餘喪一條入儀制詐欺官私取財一條入賊盜
醫違方詐療病詐陷人死傷二條入人命證不言情
一條入斷獄以上凡十條 偽造皇帝寶等七條俱無文當
存十一條明增詐傳詔旨近侍詐稱私行二條而併
改一條故爲十二條薛云唐律計二十七條凡詐僞
之事無論詐爲何項犯者何人均彙列一處明律止
有三分之一其餘則分見各律豈此數條爲詐僞而
別條非詐僞乎

詐爲制書 詐傳詔旨 對制上書詐不以實 偽
造印信歷日等 偽造寶鈔

唐律無次條而首條律注中有口詐傳及口增減亦是之
文卽次條也薛云疏議謂意在詐僞而妄爲制敕及因制

敕成文而增減其字最爲明晰明分詐爲詐傳二條是政制書詔旨爲二矣又添入詐傳品官言語殊覺無謂夫同一有規避而以官品之崇卑爲罪名之輕重似嫌未協至末段卽係詐傳詔旨之事乃抽出另言之亦可不必漢法有稱矯制有稱矯詔者制詔一也豈亦有分別乎三條唐目無詐字文略同四條曰僞寫官文書印而不及歷日等蓋該于僞寫中矣僞寫唐止流二千里而明改爲皆斬未免過重唐有僞造御寶一條明律十惡大不敬條下有此名目而律文不及未詳其故殆偶然遺漏歟末條則承元律明初亦承元法用鈔也中葉以後鈔法大敝而此律亦成虛設矣

私鑄銅錢

唐目曰私鑄錢在雜律中其罪流三千里唐錯薄小者徒

一年明加至絞匠人同而磨錯薄小者僅科滿杖未詳其故明有偽造金銀一節而唐無之唐時不以金銀爲幣也漢書景紀中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立法極重其時以黃金爲幣也明鑄錢亦問死罪而僞造金銀僅止滿徒較漢法爲輕蓋明初方嚴鈔法金銀非正幣故不重也

詐假官 詐稱內使等官 近侍詐稱私行 詐爲

瑞應 詐病死傷避事 詐教誘人犯法

首條唐目二曰詐假官假與人官曰詐稱官所捕人明併改二條曰詐乘驛馬無上節而有下節明添入內使一節而改此目三條唐無五條曰詐疾病有所避明改漢書景紀後二年詔曰或詐僞爲吏注臣瓚曰律所謂矯誣以爲吏者也是漢法已有此事薛云輯注謂不知不坐四字恐是衍文已本無官何得受人之官而云不知其假耶不知

明律凡作姦犯科及尋常不合事件並扶同聽行之事俱有此語幾致全部皆然觀於末一層可知蓋謂凡有知情卽應有不知情者也男女婚姻門添入此語已屬非是此處則更難通矣按此處不知何按之舊事自不可通若以近日情形而言各省捐官之局其中假照甚多受之者安知其詐此真所謂不知情者不謂數百年前有此錯誤之文而數百年後竟有此等事以實之亦可云事之巧適者矣三條科罪固重然嚴立之防尙有犯之者世道可知餘律與唐律大略相同

犯姦 唐無此目姦事在雜律中元律立姦非一條明因之而改此名

犯姦 縱容妻妾犯姦 親屬相姦 誣執翁姦

奴及雇工人姦家長妻 姦部民妻女 居喪及僧

道犯姦 良賤相姦 官吏宿娼 買良爲娼

唐目首條曰姦徒一年半次條無其中賣休買休一節與和娶人妻相似唐戶婚律內有和娶人妻一條也三條目三曰姦總麻親及妻曰姦從祖母姑曰姦父祖妾明併改四條無五條在奴姦良人一條之內明分出六條曰監主於監守內姦七條亦在六條之內明出自爲一條八條卽曰奴姦良人九十條無明律和姦罪輕于唐而强姦重于唐蓋因于元元律諸和姦者杖七十七有夫者八十七强姦有夫婦人者死無夫者杖一百七惟明律强姦不論有夫無夫皆擬絞則又重于元矣元律有徒罪一等而律內問徒者甚少姦非律中無徒罪明犯姦律中亦無徒罪豈亦因于元乎尙書大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卽後世之所謂姦也漢文除肉刑皆代以笞宮刑本在斬左右

止之次漢文亦曾除宮刑亦必代以笞是元明之間杖未
可遽以爲非特自北齊五刑列徒於鞭杖之上隋又去鞭
而加笞列于杖之下人遂視杖爲輕此古今法例之不同
元法死罪降一等爲杖一百七則元時視杖爲重此又元
與古法之不同明習于元而仍元唐之徒罪往往改爲杖
若以明法之等級論之則覺其輕耳元律又有諸夫受財
縱妻爲娼及諸和姦同謀以財買休卻娶爲妻之例又有
諸翁欺姦男婦之例又有諸買賣良人爲娼之例爲二條
三條十條之所昉三條改唐律之梳爲絞絞爲斬與凡姦
之改徒爲杖宗旨相反不知何故史記衡山王賜傳次子
孝坐與王御婢姦棄市是漢法甚重也五條六條明並視
唐律加重其宗旨當與三條同餘律參差之處薛氏詳之
雜犯 此卽唐之雜律惟唐律凡六十二條明分出若

目錄
干條入于各律所存十一條而又有唐律所無者此其不同也

拆毀申明亭 夫匠軍士病給醫藥 賭博 鬪割
火者 囑託公事 私和公事 失火 放火故燒
人房屋 搬做雜劇 違令 不應爲

首條唐無文宣德七年正月陝西按察使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鬪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字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趣赴上司獄訟之繁實由於此據此申明亭立於洪武之時實一代之善政乃至宣德時已亭宇多廢可見制治者非立法之難而行法之難薛云此律猶得先教化而後刑法之意次條唐曰丁匠防人等疾病三條曰博戲賭財物四條及六條九條唐並無

文五條唐曰有所請求在職制律中七條唐目四曰山陵北域內失火曰官府倉庫失火曰庫藏倉不得然火曰見火起不告救明改併八條唐目二曰燒官府私家宅舍在此律曰故燒人舍屋在賊盜律明改併賭博律有贓重各以已分準盜論之文而明無之元律有不得展轉攀指革撥一語明律止據見發爲坐亦是元律之意恐株連拖累也其刪去贓重一句殆卽此意蓋必究其平日之贓則展轉攀指牽連必多非治體也火者之名宋已有之洪武五年詔福建兩廣等處豪戶之家多有乞覓他人之子鬪割驅使名曰火者敢有違犯以鬪割抵罪沒官爲奴殆當時閩粵有此風氣故設此律以禁之囑託卽請求之事故唐在職制中明旣立受贓一門此律亦有計贓論罪之語而獨不入受贓而移於此甚不可解雜劇事近細微但申禁

令可不必遽治以罪且禁之亦不易言故唐不立此條餘律與唐律大略相同明初有大明令後來並未續纂違令之律聊備引用而已

捕亡 唐律第十一原十八條明存八條移併者多矣薛云唐律先言將吏追捕罪人逗遛不力及漏露其事之罪次言因捕罪殺傷及罪人拒捕之罪又次言各色逃亡之罪又次言在禁在役而亡及主守失囚故縱之罪蓋旣以捕亡名篇故無論何項人均彙入於此門猶詐僞之但係行詐作僞亦無論何等類人俱歸於一處也明律將越獄及徒流人逃編列於此其餘分載各律有計日者亦有不計日者與唐律之命意已屬不符再有亡者卽有容匿亡者之人唐律是以又有部內容止他界逃亡及知情藏匿罪人二

條明律有平人藏匿而無官司容止未知其故按明
初本用唐律之次序後因律分六部刑律多而五律
少不得不取各律之文以充五律之數勢難循舊律
之次序致五律皆簡而刑律獨繁此亦無可柰何之
事也

應捕人追捕罪人 罪人拒捕 獄囚脫監及反獄
在逃 徒流人逃 稽留囚徒 主守不覺失囚
知情藏匿罪人 盜賊捕限

唐目首條曰將吏追捕罪人次條曰罪人持仗拒捍三條
曰被囚禁拒捍走四條曰流徒囚役限內亡五條曰徒流
送配稽留唐有捕罪漏露其事明併入七條中八條曰部
內容止盜者在賊盜律中薛云應捕之應於證切集韻荅
也廣韻物相應也卽應詔應差應命之意作去聲讀明律

作平聲讀是以有應捕非應捕之分也按此解無人言之於法理上大有關係故特錄之此律受財故縱與囚同罪其非受財者得從寬矣漢書杜延年傳霍光持刑法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桑宏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隨從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遷通經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還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丞相車千秋女婿也遂下平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薛云漢法之嚴厲如此而此獄尤近于周內不可爲訓然亦可見縱

死罪卽科死罪並無減等之科唐律尙未之改也按漢世故縱之法至張湯而始嚴乃酷吏之所爲豈可爲訓不問其事情而一律科以死罪必有情罪不符者矣周禮秋官禁殺戮攘獄者注鄭司農云攘獄距當獄者也元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疏先鄭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後鄭不從者此經皆謂未在官司而先鄭云距獄據在官司而言故不從也卻獄者謂人有罪過官有文書追攝故不從也按先鄭之義近于脫監後鄭之義則是拒捕惟拒捕何必言獄追攝不從與獄無與也竊疑攘爲攘奪之攘攘獄劫囚也姑記于此餘律與唐律大略相同

斷獄 唐律第十二篇

囚應禁而不禁 故禁故勘平人 淹禁 陵虐罪
囚 與囚金刃解脫 主守教囚反異 獄囚衣糧

功臣應禁親人入視 死囚令人自殺

二條三條八條唐律無文四條凌虐唐無文而剋減衣糧
唐曰減竊囚食在囚給衣食醫藥一條之內六條曰主守
導令囚翻異七條曰囚給衣食醫藥九條曰死罪囚辭窮
竟漢書惠紀有罪當盜械者注如淳曰盜者逃也恐其逃
亡故著械也漢之盜械卽此律之枷鎖杻是古法亦然元
龜 開成格應盜賊須得本賊然後科決其推勘因而

致死者以故殺罪論此卽唐代故勘之事雖此格所言者
盜犯而非平人而故勘之事殆昉於此三條有未盡妥協
之處薛氏詳之陵虐爲唐律所未及薛謂明律添入自屬
美善然陵虐者比比皆是安得賢有司時常留意稽查耶
五條唐律不言何人明添入獄卒字樣薛氏議其非其說
甚詳疏議有雖囚之親屬及他人與者之文是未嘗專指

獄卒也六條與唐律不盡相符七條九條與唐律大略相同八條明所增薛謂明律之最善者

老幼不拷訊 鞠獄停囚待對 依告狀鞠獄 原告人事畢不放回 獄囚誣指平人

唐目首條曰八議請減老小四條唐無五條曰囚引人爲徒侶惟證佐不言實情一節唐目曰證不言情在詐僞律中明附入此條諸律與唐律大略相同四條變釋謂原告非必盡係已事容有告別事者故特立此條五條唐律專指引人爲同夥而言故有徒侶之文明改爲平人轉不分明矣證不言情薛氏謂不當附于此律竊謂不以實對卽詐僞之一端唐在詐僞律中最是卽欲移入此門亦當立爲專條也

官司出入人罪

此條唐目同惟增輕作重減重作輕其抵罪之法亦如誣告條意求精密反不如唐律之簡當失出入並以吏典爲首首領官減吏典一等佐貳官減首領一等長官減佐貳官一等其法本諸名例同僚犯公罪實爲謬誤唐律同職犯公坐各以所由爲首何等平允若如明法豈問刑之權果可操諸吏典乎失出入者在上官而乃以吏典爲罪首抑亦不平之甚矣

辯明冤枉 有司決囚等第 檢驗屍傷不以實

此二條唐律並無文首條箋釋謂專爲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而設謂其職專理冤抑也次條薛氏以爲朝審之始然朝審之制始于英宗天順三年由三法司會同多官審錄與此律之在內聽監察御史在外聽按察司審錄者不同且在內並不會同刑部是此律乃審錄之制不必在朝

也第明代審錄之事非年年行之而此律並無明文未詳其故檢驗格目創于宋鄭興裔在清熙之初唐時尙無此制故不及元律有檢屍之條明因之

決罰不如法 長官使人有犯 斷罪引律令

唐律有監臨以杖捶人一條謂自以杖捶人首條第二節有自以大杖之文唐律又有制敕斷罪一條三條第二節特旨斷罪不得比引爲律卽是此意蓋皆是取唐律併入二條唐在職制律中各條律文與唐律大略相同薛云後魏孝明帝詔熙平元年中尉元匡彈侍中侯剛掠殺羽林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剛口唱打殺搃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此所引是否魏代之律抑係漢時舊律無從稽考按

元魏自太和修律之後具有律文魏書刑罰志中所引頗多大約仍本于魏晉之律或有漢法在其中未可知也

獄囚取服辯

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注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鞠已乃論之疏漢時讀鞠已乃論之者鞠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其罪史記夏孫嬰傳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鞠索隱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唐六典決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每一人加五人五品已上非惡逆者聽乘車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仍日未後乃行刑囚在外奏報之日不得馳驛行下按獄囚取服辯蓋卽周時讀書漢時乞鞠今東西各國有宣告之制其名蓋取諸唐其法實原于周漢世人不知而妄訾之是未嘗考之於古也

今時犯供但令書吏誦使聽之誦畢卽令書供未嘗告之所犯罪名與律文不符矣晉志魏律序略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是舊二歲刑以上並有乞鞠之事唐律取服辯者自徒以上實用古法魏除之而唐又復之明律與唐律亦大略相同

赦前斷罪不當 聞有恩赦而故犯 徒囚不應役

婦人犯罪 死囚覆奏待報 斷罪不當 吏典代

寫招草

唐目次條曰聞知恩赦故犯三條曰領徒囚應役不役四條目二曰婦人懷孕犯死罪曰拷決孕婦五條曰死囚覆奏報決唐有立春後不決死刑一條明併入此條六條唐目二曰斷罪配決而收贖曰斷罪應絞而斬明併爲一七條唐無文前六條與唐律大略相同惟三條專指領徒囚

之人而言明律下節言監守之人而上節不言未免含糊
末條薛云箋釋謂鞠問刑名等項必據犯之人之招草以
定其情卽古之所謂爰書也康誥之要囚周禮鄉士異其
死刑之罪而要之皆是此律尙得古意

工律 明律旣分六部而唐律之關於工事者較少於
擅興雜律中取若干條分爲營造河防二篇

營造 此古之興律唐曰擅興而無此目惟唐有營繕
各明仿之而定此名

擅造作 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 造作不如法

冒破物料 帶造段匹 織造違禁龍鳳文段匹

造作過限 修理倉庫 有司官吏不住公廨

唐目首條二曰興造言上曰非法興造明併次條曰功力
採取不任用三條曰工作不如法並在擅興律明律與唐

律大略相同惟三條罪名較重薛云唐律末段係監當官司各減三等並無償物價工錢之語明律罪名已較唐律爲重而科罪之外均償物價工錢還官尤覺過重亦與躬自抑損之意不符四條以下凡六條唐並無文明增事多瑣細或可附他律殆以工律太簡而增之以充數亦無可奈何之事也

河防 古無此名此律各條唐在雜律中明分出而立此篇薛云旣總云河防而侵占街道修理橋梁道路二律與河防有何關涉而亦入於此耶又云唐律均係隄防明律於盜決故決則改爲河防於失時不修則仍曰隄防且俱添入圩岸陂塘等語解者遂謂河防係在官築防之隄圩岸陂塘係民間水利之業盜決河防則害及於官盜決圩岸陂塘則害及於民之

說矣然律內明言毀害人家漂失財物及殺傷人又何嘗非害及於民耶按周禮秋官雍氏掌溝瀆濬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野廬氏掌達國道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此門諸條正二氏之職也

失時不修隄防 侵占街道 修理橋梁道路

次條唐目曰侵巷街阡陌三條前一節唐無文後一節在首條內明改併各律與唐律大略相同薛於次條云日知錄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滌狼氏滌除道上之狼廬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下陳靈之亡云云此律與下一條尙有古意而認真經理者

十不獲一律亦具文而已

目錄二終